书人茶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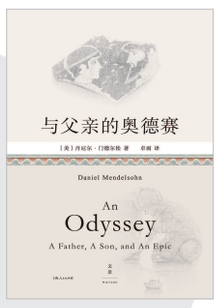
再续前缘，完成梦想，生命之树因此常青

■ 王 文

退出了职场、卸下了职业责任，被称作退休人员的群体，一定会觉得原先马不停蹄的生活节奏明显慢了下来。闲暇时，那些在年轻时曾经遥望憧憬过的理想、那些因职业牵绊不得不与之擦肩而过的梦想，会被他们从记忆深处打捞出来，遗憾之情因此油然而生。如何释怀？他们中的不少人选择了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再续前缘，完成梦想。

《自驾长征路》
刘 卫 秦 红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东坡心耕录》
王尚文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与父亲的奥德赛》
[美]丹尼尔·门德尔松 著
卓 雨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走历史”延续“读历史”的工作

《自驾长征路》的第一作者刘卫，退休前曾任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这一职务使得他的阅读总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与此同时，刘卫还是一位战争史研究者，所以，将其三次自驾长征路的举动理解为研究工作的延续也未尝不可，但我更愿意相信是那些他主持编辑的书籍，鞭策着他一次又一次重走了长征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长征：英雄的史诗》《读懂长征》《中国战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列”……出版了一本本战争史题材的书籍，刘卫有没有想到过陆游的那句名言“书中得来终觉浅”？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然，他怎么会选择在年过花甲以后第三次起程？这也是刘卫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次自驾长征路。从2019年9月26日离开南京，到11月11日回到南京，历时46天，跨越了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11个省。整个行程中，刘卫以每天行车20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目的地进发。但也有一天只走32公里的：第七天，刘卫从百丈岭出发，经过五一村和秀水村后，不得不在沙洲村停下了前行的脚步。路难行是原因之一，“沙洲村有140多户529人，其中一多半是瑶族，曾属于罗霄山脉连片特困区”。假如不是政府投资改善了道路，让沙洲村的村民走出村子，走向外面世界，刘卫想要驾车进入沙洲村，只能是望洋兴叹。90年前，红军要从两公里以外的五一村进入沙洲村，就更困难了。除了山路弯弯寸步难行，沙洲村百姓度日如年的状况，让一心为人民谋幸福的红军战士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半条被子的故事”才会流传至今：途经沙洲村的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见徐解秀家里穷得连被子都没有，临走时她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老人。“半条被子的故事”对主持编辑过多种长征题材图书的刘卫来说，一定不陌生。然而，2019年10月2日，当他盘桓在沙洲村，在徐解秀家的老屋里望着老人与三位女红军睡过的木床，听着老人儿子讲述妈妈生前一遍遍念叨过的半条被子的故事；在“半条被子”纪念广场久久凝望女红军的雕塑，那些从书里读来的长征故事，在实地得到了实物佐证后，让刘卫更加感动。

“越是深入细节，越是想亲自去走走看看——穿越传奇的长征路，把读历史变成走历史。”亲临现场一一验证读过的历史，刘卫用他饱蘸深情的文字和照片告诉读者，过去数十载于工作岗位上阅读时留在他心里的那些空隙，他已经用脚踏实地的方式，丰实了。

以一本著作致敬年轻时的梦想

多年前，我有机会聆听过浙江师范大学的王尚文教授讲课、评课和作学术报告，也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多位他的同行对他在语文教学法方面成就的评价。王尚文的职业生涯应该是完满的吧？然而，在他的新作《东坡心耕录》的后记中，他却这样写道：“1960年我大学毕业前后，对苏东坡发生了浓烈的兴趣，甚至萌发了此生就从事研读苏东坡的心愿；但现实往往是骨感的，后来分配到中师、中学任教，面对学生，我没有不认真教学的理由。”已在一方领域功成名就的王尚文，决意不让自己的人生留有遗憾，从自己熟悉的行当全身而退后，以一本《东坡心耕录》致敬了他年轻时便一见钟情的苏东坡先生。

相较于研究苏轼的其他学术著作，长期担任中学语文老师的王尚文的《东坡心耕录》自有其特别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二章里。全书总共256页，第二章却占了大半壁江山，它的标题叫做“两条交叉的曲线”。

曲线，当然指苏东坡坎坷动荡的一生。大多数以苏东坡为主角的论著，都会紧紧抓住“乌台诗案”后苏东坡被贬黄州、惠州、儋州的曲折经历来展现。年轻时就钟情苏东坡，走上工作岗位后于繁忙的事务之余依然天天与苏东坡“相见”的王尚文，在第二章第一节“初露锋芒的起点”里，以作于熙宁六年的《山村五绝》为抓手，选择鲜为人知的一组苏轼早年创作来立论，显示了他对苏东坡的熟读程度。王尚文认为，这一组诗最能告诉读者，日后苏轼处惊不变、处变不惊的底气由来何处：“平心而论，这五首诗在苏诗中都不算佳作，属中等吧……(但)《山村五绝》呈现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深层联系：第一首写苏轼所见的山村太平景象，寄寓了自己对变法稳妥渐进前景的想法；第二、第三、第四首揭露了目前过激政策给百姓带来的祸害；第五首抒写了由于自己稳妥渐进的改良原则不为所用的愁闷，表现了对及时归隐的向往。”在王尚文看来，被后世称颂、仰望的“乌台诗案”之后的苏东坡，起步于年少时就已坚定的人生观。

藉此，我似乎找到了王尚文退休后重拾年轻时的学术理想、完成《东坡心耕录》的意义。若是如其所愿，大学毕业就走上专门研究苏东坡的学术道路，以他钻研中学语文教学法的劲头来推断，收获以苏东坡的生命旅程或诗文成就为母题的学术成果，应该不是问题，但那一定不是《东坡心耕录》。

1960年大学毕业后，王尚文的教学研究生涯经历过怎样的风风雨雨，不难推想。乌云散尽之际，他就能以扎实且颇具内涵的中学语文教学法名闻中学语文界，难道不是受到他年轻时就一见钟情的苏东坡的影响？“我这次接受朋友们的劝说写作这本小册子，根本动机是为了梳理这些年来与苏东坡交友的心得”，心得也，所指应该是相隔千年的两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对话。退休后用这样一本书来小结自己的人生，王尚文给《东坡心耕录》的读者竖起了一面镜子。

81岁老翁与儿子的学生一起听课

老门德尔松先生在退休后念及高中时辜负了一位希望他读完奥维德拉丁文原版作品的拉丁语老师，心中常怀愧疚。81岁那年，他得知在巴德学院担任古典学教授的儿子在即将到来的春季学期要给大学本科生开一门《奥德赛》研读课，研究了一辈子数学的老门德尔松问儿子，可否旁听他的课程？“当时我自以为知晓他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弥补高中时因自己的惰性留下的缺憾，儿子同意了父亲的要求。

《与父亲的奥德赛》就是丹尼尔·门德尔松记录父亲旁听《奥德赛》研读课的整个过程，以及由这个过程生发的枝枝蔓蔓。这样一本貌似无甚可惊艳的书，却因为作者的巧妙构思——将古希腊英雄父子的传奇史诗与当代父子的平凡人生交叠在一起，再融入老门德尔松与年龄不及其四分之一的丹尼尔教授的学生对《奥德赛》的殊异评价——使得它成了一本饱满得让人不舍得一口气读完的书。

的确，在丹尼尔教授的引导下，在围绕《奥德赛》讨论的过程中，我们更加懂得了这部古希腊传奇史诗；的确，无论是自己开车还是搭乘火车，老门德尔松每周风雪无阻地从居住地长岛近郊赶到位于纽约上洲安娜黛尔镇的巴德学院去旁听研读课的精神，令人动容；的确，在研读课进行的那16周里，以及研读课结束后至老门德尔松病逝那段时间里，逐渐升温的门德尔松父子情让人感慨万分……但合上本书后，最打动我的，是被作者记录在《发现(相认)》这一章节里的那些细节。

到了研读课的后半程，老门德尔松放弃自驾改为搭乘火车去巴德学院。起先，丹尼尔教授以为父亲毕竟81岁了，独自驾车对他来说有些勉为其难，所以改乘火车。直到结课后收到学生们发给他的一封封电子邮件，他才意会到父亲此举的用心。

金发汤姆：“我有幸在课外偶遇了您父亲。有回我们同时在莱茵克利夫火车站候车。我等朋友，他等着搭火车回家。总之，我们说起了《奥德赛》，还有生活中的事，聊了一个多小时。”

马德琳：“我在莱茵克利夫火车站偶遇他好几次；他总是认出我，还会和我打招呼。我们就《奥德赛》和研读课有过多次讨论，让我受益匪浅，也促使我产生了不少想法。”

布伦丹：“某天我和您父亲一起候车时，他给我说了高中学拉丁语的故事，我觉得特别佩服。过了那么多年，他还想着完成年轻时开始的学业，那会儿他也就比我们小几岁。多少人有这份心？”

原来，放弃自驾改乘火车来回长岛和巴德学院，老门德尔松是想利用等候火车的那段时间，多与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交流，向他们学习。“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要多，我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要长”，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被年长者用这句老古话暴击过，但老门德尔松却认为智慧未必会随年龄一起增长。所以，81岁时决定去听儿子讲课并与儿子的学生打成一片，对老门德尔松而言，并非异想天开的决定。而他的选择，包括刘卫和王尚文两位先生退休以后的作为，不正是生命之树常青的密码吗？

三味书屋

从地理视角看曹操的崛起之路

■ 许 诺

曹操，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极高且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直到今日依然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各类文艺作品中常见的角色。韩昇教授《曹操：冲出危局的清醒者》一书，既非孟德公的“正传”，也非曹阿瞒的“戏说”，而是别开生面，读史阅事，关注的是曹操在危局中的洞察抉择及成败得失，由此提炼人生哲理和历史规律。

“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历代逐鹿中原，笑到最后的往往是边角地区的势力，恰如围棋之“金角银边草肚皮”，角落进可攻退可守，天然占有优势。曹操之前，秦汉均以关中立国，刘秀也以河北兼并天下。但曹操却没这个好运气，“出生”地点就在中原——强敌环伺的四战之地。然而曹操最终能克服种种不利条件统一北方，从地理角度来审视曹操的崛起之路，这位冲出危局的清醒者确有过人之处。

从鄄城到许都：曹操的中原突围

中平六年(189)，董卓废立皇帝祸乱京师，引发诸侯组成反董联盟讨伐，但联军各怀鬼胎，逡巡不前，在董卓焚烧洛阳退入关中后，各路诸侯失去外部威胁很快陷入倾轧。各路豪杰逐鹿天下，必要先争夺一处立足之地。曹操的好兄弟袁绍就早有打算，他规划“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觸，南向以争天下”，曹操此时却没有清晰的战略，不过笼统地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固然体现了他对人才的重视，却也是当时实力不济的无奈。

盟军四散后，曹操兵马单薄，且出身“赘阉遗丑”，名声欠佳，只得收拢残军北上投奔袁绍，占据了兖州东郡沿河的白马县。不过命运并没有让曹操蛰伏太久，初平二年(191)七月，曹操击败进攻东郡的黄巾军，占有一郡之地，而后又击败了青州黄巾众百万，招降精锐组建青州兵，羽翼渐丰。也是在这段时间，济北相鲍信建议曹操“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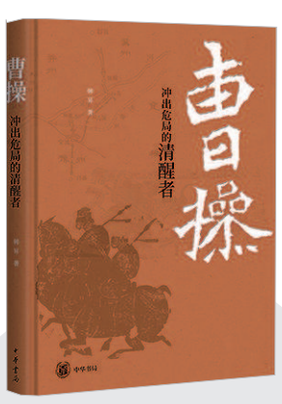
从初平三年(192)秋占据兖州，到建安元年(196)秋迎汉献帝迁都许县，四年间曹操集团以兖州为基地不断壮大。为了规避四面受敌的不利局面，曹操与袁绍结盟，确保北部边境的安全。大本营基本都放在沿黄河一线，如在东郡时将郡治由黄河南岸的濮阳迁往北岸的东武阳。占据兖州后将州治从昌邑迁往鄄城，昌邑居于兖州之中，鄄城却偏在北部，以常理看无疑前者更适合作为政治中心，但此时曹操在兖州的统治并不稳定，外有袁术、陶谦等强邻，内则本地世家大族、州内强人自立，背依黄河，便于获得盟友冀州袁绍的支援，也得以避免遭遇四面围攻的险境。占据兖州后，曹操的北边是袁绍，西边的河内是投靠袁绍的张杨，南边的陈留也处在颇有实力的张邈控制下，曹操的扩张方向只有东边的徐州，曹操以为父报仇的名义大军征讨徐州，却因为行事残暴，激起巨大民愤，遇到了顽强抵抗无功而返，军粮的紧张也一直制约着曹操长期外线作战，而兖州内部势力又联合吕布自立，曹操不得不回师救援，终于在兴平二年(195)十二月攻陷雍丘(今河南省杞县)，平定了兖州内乱，打开了南进的道路。南面的豫州只有袁术和几支黄巾军，远非曹操对手，曹操夺取了许县所在的颍川郡地区，并在此大兴屯田，收容黄巾残部，实力大增。颍川在东汉时期农业发达、交通便利，战乱造成了人口流散土地荒芜，曹操收容流民大兴屯田，保障了军粮供给也恢复了生产，极大地增强了其实力。

建安元年，屯田收获了第一批粮食，曹操以此接济流离失所的皇帝和百官，并将其迎往许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此开始，曹操和曾经的老大哥袁绍嫌隙渐生走向对立，曹操改变军事部署，将统治中心从鄄城迁往许都，原先的大后方黄河转变前线，北方两强的决战一触即发。

邺城时代：先北后南

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四年后占领袁绍的旧营邺城，此后十余年，邺城一直是其大本营，并从这里统一了北方，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袁绍“南向以争天下”的2.0版。

曹操选定邺城作为其统治中心，首要原因还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邺城地处华北平原心脏地带，西倚太行余脉，北滨漳河，既具有山河之固，又是交通物流的重要枢纽。此外邺城所在的冀州经济发达、物产丰富，适宜屯田备战。曹操接手袁氏经营多年的邺城后，进一步加以经营，改善水利，营造宫室，使之成为一个具备王者气象的都城。



《曹操：冲出危局的清醒者》
韩 昇 著
中华书局出版

在经历了赤壁之战的重创后，曹操意识到了短时间内迅速统一全国的雄心壮志难以达成。在赤壁战前，曹操得荆州太易，意图乘胜从江陵出发，一举统一南北。面对孙权、刘备势力在南方的稳固和扩张，曹操调整了他的战略重心，转而着重巩固和加强在北方的统治。

尤其在经营关陇上，曹操显得十分保守持重，平定马超、韩遂及张鲁后，面对实力快速膨胀的刘备集团，曹操没有急于继续南下，而是以“人心不足，得陇望蜀”，选择回师并留夏侯渊镇守汉中。定军山之战夏侯败亡，刘备攻占汉中后，曹操并未立即发起大规模反攻，而是再次退让。这是考虑到汉中受到秦岭阻隔，维持大规模军队的粮食补给困难重重，大军久驻耗费甚大，反而可能陷入被动，遂以汉中“鸡肋”撤军。

面对自荆州汉中两路并进的刘备集团，曹操感到巨大压力，但未如早年以军事上迎击，而是巧用政治手段，成功分化了孙刘同盟，消除了荆州方向直逼腹地的最大威胁。在关中采取守势，加强地方治理，安置流民，发展生产，增强了民众对曹魏政权的认同。同时以长安、陇西等地为核心构建了严密的军事防线，迁移武都氐族等部至关陇，削弱蜀汉在陇右可能得到的支持。之后20余年，蜀汉多次北伐中原，却始终无法越过关陇防线，后人孙资更以为曹操放弃汉中退守关陇是“中国日盛”而“益州疲弊”的全胜之策。

纵观魏武生平，是一位冲出危局的清醒者，也是一位精通地理棋局的弈者，创业之初，曹操面对的是险恶的地理环境和微弱的军事基础，不断地调整军事部署与用兵方向，创造局部有利条件，以弱胜强统一北方。即使在赤壁之战遭受挫折后，曹操依然能迅速吸取经验教训，根据地理形势灵活调整战略，以保守持重经营关陇，不仅稳住了北方局势，也钳制了蜀汉的进一步扩张。曹操留下的遗产，也远较孙刘丰厚，曹魏国力更是强盛，如诸葛恪所言：“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六国，不能半之。”西晋统一的种子，早由曹操种下。

在读

燕闲清赏中的精神安顿

■ 汪涌豪

汪涌豪，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古董钢笔收藏赏析》
王 剑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许多人一说起“玩物”就想到“丧志”，不知玩物之风古已有之，且如宋吕大临《考古图》所说，非徒为耳目奇异玩好之具而已。其帖拓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或观其器，诵其言，使三代遗风，如见其人，诚足助人“养志”。若再有心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与前人之误，使后世君子有意于此者，将有考焉，更能拓展见识，增广学问。唯此，真识其好者，每接一物，必不为侈丽，必俟风月晴和，扫地焚香，别设净几，潜心玩味，既明其度式，复揭其来历，最后再以审美眼光辨其美恶，以畅情怡性。如此人间氛垢，扫荡尽矣。人生清欢，孰过于此？

明人高濂博学好古，是玩物养志的典型。其所作《遵生八笺》之《燕闲清赏笺》，遍考钟鼎卣彝、窑玉古玩、书画法帖、文房器具，对诸如铜器、玉器与瓷器的形制，历代碑帖与绘画的特点及名香的制法，都有精到的赏会与品藻，尤其对文房器具，包括书房内家具器物的位置、数量、式样，均有论列。耳目所及，真知确见，足见真正的品鉴非假“身目”，而赖“心目”，所谓“游心于物”。且目的不在居奇图利，而在保摄志气。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意味，指向的是一种不以物使、不为物役的雅道逸趣，是中国人向往与抱持的人生至高境界。

这里说到了文房。文房收藏，虽绝不限于笔、墨、纸、砚，但笔无疑居重要地位，乃至蔚为大宗。追溯笔的起源，最为人所知的是蒙恬造笔的传说，然许慎《说文解字》称“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拂”，可知秦以前，笔实已有之。故清人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卷三《笔说》详记汉人制笔如何“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极为华丽矣”，可知发展到汉，其工艺已极精致。尤体现在笔管的装饰，每每通过镶嵌、雕刻、描金、施釉等工艺，赋予其特殊的美感。至于笔毫，则要求“尖”“齐”“圆”“健”具备，唯“四德”具备，方称珍品。由此发展出专门的收藏雅好。无论民间自制，还是宫廷造办；又无论是竹、木，还是玳瑁、象牙、犀角，抑或玉、瓷、珐琅，都有人赏其管坚毫柔如君子，并着意庋藏。海通以后，18世纪英人詹姆士·倍利发明的金属笔尖及19世纪美国人沃特曼发明的自来水笔传入中国，后经不断的迭代发展，日趋完善，日显其便利，并渐渐形成美国派克、英国沃特曼、法国比克、德国辉柏嘉与日本派通等著名品牌，惜乎没有人像唐秉钧这样发为专著，一一著录讨论。

但在广大的民间，收藏西洋钢笔的却大有人在。在上海，则不能不推王剑。王剑兄出收藏世家，受父亲影响，自小喜欢琢磨钢笔。累积至于今，已历40多年。工作之余，他只做此一件事。收藏的各种古董钢笔达数百支，其中不无稀见的精品，更多见证中国早期工业发展的国产钢笔。每每长日更深，一笔在握，他必定穷极其源，又细究其理，乃至格其优劣而后安。如此明察究辨，从留心物之外，即与笔的制作相关的历史外缘，到明其本末终始，即笔本身的形制、特质，既不失其大小轻重之宜，又得其经权之用，其赏鉴水平日益精进就可想而知了。至于不以什袭而藏为满足，而能在向物问学的同时，体认真好古重在聚道，能聚道方能好之而无敝的道理，因此能即物、应物而见道，个人修养日渐提高，是真做到了古人所说的“唯贤者能好之”，就更难能可贵了。

记得明人董其昌《骨董十三说》曾说：“人莫尚于据德游艺也，立身以德，养生以艺。先王之盛德在于礼乐，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之世，可与古人相见在此也。助我进德成艺，垂之永久，动后人欣慕在此也。”再扩而大之，中国人常以寻幽、抚琴、焚香、品茗、听雨、赏雪、候月、饲鹤、莳花为人生“九雅”，其本意无不在求游艺进德，绝非放佚自肆，以货殖为念明矣。

王剑兄性恬淡，为人含蓄亲厚，乃谦谦君子。其逃虚避俗，专注一事，在人，或以为是假以破闷送日；在他，不废时失事，流为游惰，正是为怡情养志。其间，曾无一丝一毫俗利萦于胸。所谓会心正不必多，亦不在远，这样的个人胜业，践行的正是每个人都触手可及的真正的生活美学。又，古人有所谓人无癖好不可与交的说法，又称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大多无癖，何者？为其无性情，尤无可以耐烦和持久的真性情。王剑兄于此一往情深，可谓真性情，真可交。因其性亮洁，其胸次高迈，其收藏自别于常人，而更近于先贤所推崇的游艺进德，这是个人最钦佩他的地方。故值其大著出版，特忝为数语以原其初心，并增广其所以收藏之意。

好书过眼

《唐诗岁时记》之三美

■ 顾 农

中国古人在一年当中安排24节气、72物候，既有其现实的依据，同时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活艺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让人的思想情怀有所寄托的小节日，从而精神为之一振，这是很好的设计，正如在漫长的道路上安排若干驿站，这样就不至于因为远方太远而引起厌倦烦躁。古人之诗与画多取时令为题材，是很自然的事情，《唐诗岁时记》(陆蓓容著，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从中选取精华，配套推出，再加上要言不烦多有滋味的鉴赏说明，三美相辅相成，可成佳酿，足以过瘾。

比如现在这个时节，春意渐深，行将入夏了。《唐诗岁时记》第一册《春风吹又生》为此选取了韩愈的《游城南十六首》中的《晚春》一首：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画则取了明朝人沈士冲的《仿古山水图册》之六。作者为沈画写的说明道：“红白黄蓝各色花朵，漫山遍野竭力开放，这正是画家笔下的‘百般红紫斗芳菲’。”关于诗则有两小段文字：

“草树知春不久归”，意思是春将归去，草木要趁着最后的好天气努力开花。杨花榆荚也在春风里着急，它们没有争奇斗艳的本领，只好急急忙忙地飞成一片。如果你有在北方过春天的经验，当曾见过路边滚成雪团的杨絮球儿。那是这首诗最好的注解。

读诗，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便是“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譬如此篇，到底只是晚春的实景呢，还是借物喻人？韩愈的想法已不可确知，我们只能自行理解。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杨花榆荚”，是譬喻什么样的人呢，也许读者可以自己寻找一个答案。(第144页)

这两段话很得要领。柳絮成球在地上乱滚，正是我眼前所见之春色，尽管我们这里还不能说是北方；后一段也说得非常中肯，古代诗人喜欢用“比兴”，风云花草，时有象下之义，而某些读者往往神经过敏，又喜欢把一些纯然写景之句也看成蕴含种种深意的哑谜，韩愈这首诗的遭遇也不免是如此。愈是大人物的诗，愈有可能被加上许多“作者未必然”的深刻含义。有人愿意这样加，也只好悉听尊便，并予以理解之同情。